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2307
冊 數	12 (10)
函 號	別 51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本朝名臣言行錄紫陽朱夫子所編也
昔此書止集於八朝之前而未竟於

中興之後南渡以來忠臣義士名彀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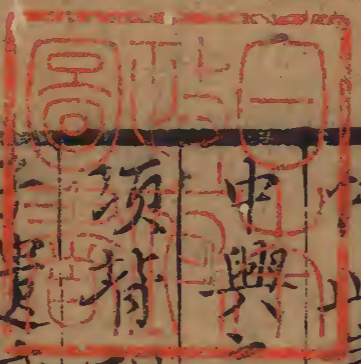
須皆相望揉實採迹得此失彼豈惟朱夫

子遺憾亦學者缺觀也外孫李士英以

宗人太平老圃所校八朝名臣言行錄錄

梓大為學者便矣今又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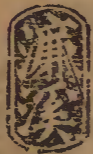
中興四朝諸名臣蒐闡行事集為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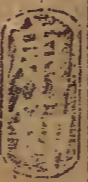
成示余一隨見在目不沈不略似欲在此系陽者也
 然崇陽豈易希哉希之者非借則妄余惟
 惜此書未竟於前時而幸此編稍全於今
 日故為識之景定辛酉人日沒儀趙崇陸
 平翁序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孟子



穆伯長 李穀之



濂溪 二程



濂溪 伊川



濂溪 明道



濂溪 二程



濂溪 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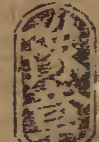


濂溪先生遺集

通統序



楊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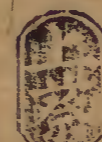
羅先生



李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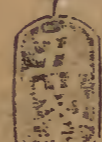
朱先生



謝先生



胡先生



胡先生



張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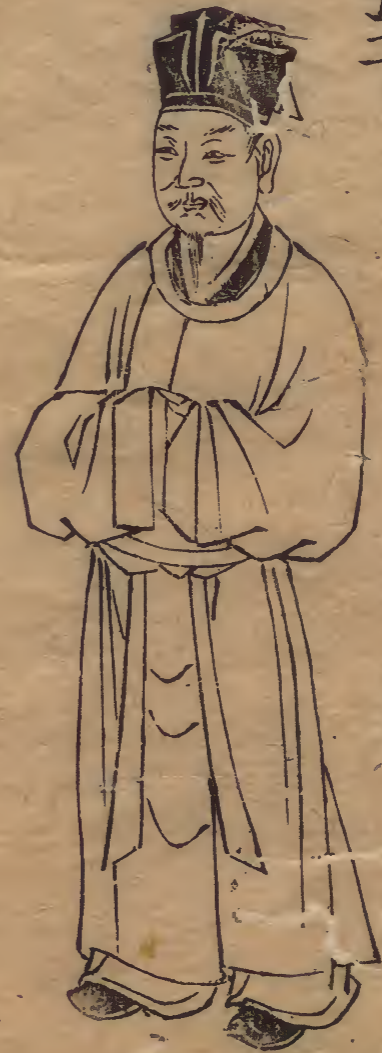
延平先生李子

晦庵先生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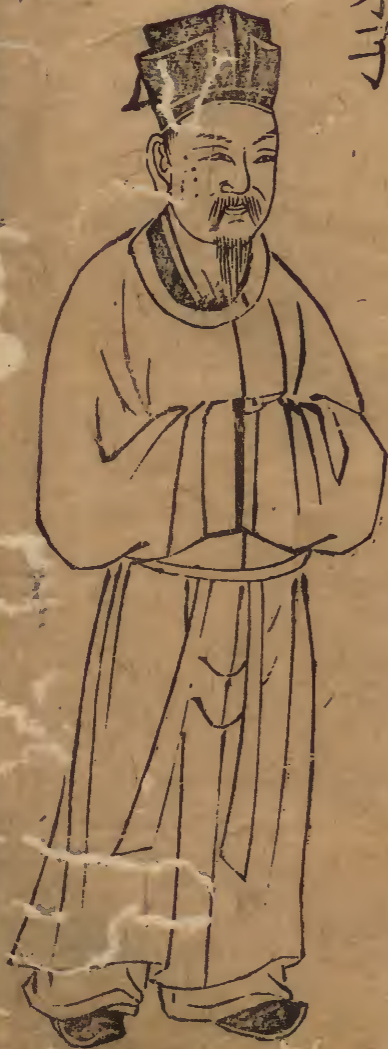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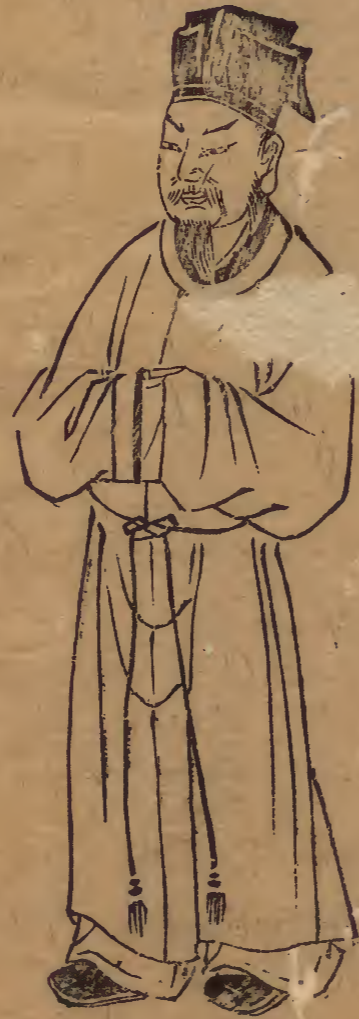
南軒先生張子

東萊先生呂子



延平先生李子

晦庵先生朱子



和靖尹先生



龜山楊先生



新刊諸老先生道學統宗總目

外集

後學 李 幼武 士英 纂集

○第一卷

(濂溪先生虞部周元公敦頤

○第二卷

(明道先生宗丞程純公顥

○第三卷

(伊川先生侍講程正公頤

○第四卷

(廣渠先生太常張明公載

御史張載

○第五卷

(康節)先生著佐邵公雍

○第六卷

滎陽先生侍講呂公希哲

華陽先生內翰范公祖禹

河南先生給事朱公光庭

河南先生博士劉公絢

緱山先生秘書李公籲

京兆先生宣義呂公大鈞

藍田先生正字呂公大臨

寶文呂大忠附

武功先生博士蘇公軻

○第七卷

(上蔡)先生學士謝公良佐

(廣平)先生御史游公酢

○第八卷

(龜山)先生侍講楊文靖公時

永嘉先生起居劉公安節

○第九卷

和靖先生待制尹公焯

學士張繹附

東平先生侍御馬公伸

孟厚 侯仲良 周行已附

富青 王公嶺

西山先生刪定志公郁

○第十卷

(武夷)先生侍講胡文定公安國

○第十一卷

(五峯)先生召使胡公宏

籍溪先生正字胡公憲

病翁先生觀使劉公子翬

白水先生聘君劉公勉之

(延平)先生學士李文靖公侗

韋齋先生著佐朱公松

○第十二卷

(晦庵)先生太師徽國朱文公熹

○第十三卷

(南軒)先生殿撰張宣公栻

東萊先生直閣呂成公祖謙

○第十四卷

艮齋先生直閣魏公輝之

靜春先生寺簿劉公清之

○第十五卷

復齋先生府教授陸公九齡

象山先生監丞陸文安公九淵

○第十六卷

龍川先生節判陳文毅公亮

○第十七卷

西山先生學士蔡公元宗
九峯先生聘君蔡公沆

總目終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第一

後學 李勿武 士英 纂集

周敦頤 濂溪先生元公

字茂叔元名敦實避 厚陵藩邸名改今名道州營道人 景祐三年用舅氏龍圖鄭公向奏請將作監簿

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簿 慶曆四年以部使者薦除南安軍司理六年令郴邑 皇祐二年令桂陽 至和元年用薦者改理丞宰洪之南昌 嘉祐初改太子中舍

合州僉六年轉國博倅虔州授尚書虞部員外郎以失火對移永州四年權知邵州 熙寧初用趙抃呂公著

薦擢廣東漕三年轉虞部郎中改提刑聞水啗其母墳

求南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京六年趙公再尹成都

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六月七日卒享年五十七
嘉
定庚辰賜諡 淳祐辛丑 上幸學封汝南伯與程張
朱並從祀

天聖己巳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小橋亭先生嘗遊
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能言之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定
怨務盡道理 慶曆初赴分寧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
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

慶曆乙酉為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逵
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六年丙戌年三十年少不為守所知慶之與案 程公珣

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公二子師之
即明道伊川也

朱晦翁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
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
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八年在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
其不給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若無
乃矣請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

皇祐初年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葬之往
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
至和初年赴南昌宰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
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為

憂實以汚善政爲耻也

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弊篋錢不滿數百

嘉祐丙申冬至合州已亥歲蒲宗孟泛蜀江道合陽初見先生相與欵洽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歟乃以其妹歸之先生初娶陸氏繼以蒲焉

在合州郡民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從趙清獻爲使者或譖之清獻或臨之甚威比去猶不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

五年東歸王荆公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六年倅虔州趙清獻爲守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呂公著聞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東運判有啓謝呂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四年領憲事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已任俄得疾聞水啣其母墓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爾今猶欲以病汚麾紱耶

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饑寒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目中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

結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王君既嘗見先生以有世契受其拜及坐大風起先生說大畜一作風天小畜卦君說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先生走避之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趣所樂何事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觀天地生物氣象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註言各止其所也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以為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焉用養耶

顯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矣後十三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劉立之曰明道從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

邵康節謂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朱晦翁贊公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孔文仲祭之曰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朱曰觀此濂溪清和氣象可想矣

蒲宗孟曰茂叔仕而有所為亦大槩見於人至其孤風遠操寓懷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

黃山谷詠之曰茂叔人品甚高曾中洒洒如光風霽月好讀
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云云短於取名而惠於
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嫖嫆陋於
希世而尚友千古

延平李侗以洒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晦翁曰所謂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
遠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
有道者曾懷表裏亦自可見

朱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二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
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
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揉升降往來於其
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最其大者

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其
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
氣之運也則有溥濶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
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
乃得與焉若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斯道之傳者與不
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孟氏
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我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
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
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
而知之有程氏者遠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
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孔孟
氏之傳煥然復明非天所畀孰能與於此

又曰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至孔孟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先生之所以繼往聖開後學而有大功於斯世也隆興祠堂記

又曰自孟氏沒而聖道不傳俗儒之學內有於章句文辭之習外雜於老學釋氏之言而所以脩己治人者一出於私智人為之變矣蓋千餘年矣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先生之功為大矣袁州祠堂記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心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平而言治者知誠心端意之

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承接泗水千載之統下啓
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韶州祠堂記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
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
之教莫克推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於學而求道者
反不涉於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
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
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
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
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
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
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粗該備於是求道者

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矣南康軍祠堂記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
一圖第一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
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由秦漢以
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不得
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
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先生論刑嘗
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
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
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韶州祠堂記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
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

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
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
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
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
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
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
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道州祠堂記

又曰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
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
天命流行之躰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
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何而進於是哉亦曰敬
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

卓然不可揜於躰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大
極可得而識矣

葉水心曰道之曉鬱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己殊道非其
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姑舍已
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焉
雄辯愈奮然况其下者乎自周子一程以來天之命我者
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昭乎有合也辨文之道即己之
道也顏孟之學即己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
而自退其本立也兩迷者岐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
火闔室也煜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
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舍
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 南安軍二先生祠記

魏鶴山曰願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顯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 請謚奏

又曰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

乎有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有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揚游已侯謝若張諸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呂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

又曰聖遠言湮俗命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一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為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

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心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躡夫子之無言窮

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嘯嘯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滯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臧格議益

真西山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刻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未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彝倫非教也聞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衝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朱子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攝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

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
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
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摠攝此則諸
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
搏種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爲
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
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
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切嘗
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
於人者二公蓋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
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
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

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
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
是書者所宜知也 遺文跋

又曰通書夫子所作本號易通與太極圖並出程氏以傳於
世而其爲說寔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
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
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
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
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
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通書序

朱子既爲太極圖說則錄以寄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先生

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愛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則所謂微意者果何謂邪真切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嘿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答張闕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

濂溪圖與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過語諸學

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歸其私以復其本則著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少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天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

太極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太極圖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問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个圈子何嘗有思
曰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
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孔
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
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
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徒長人臆度料想之見曰理會
不得者固若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
之有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則自一而
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
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其
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具
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嘗相值也

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躰血
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 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
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 又曰氣自
是氣質自是質不可妄說

問太極圖何為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
言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
次陰陽 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
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
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

五常之性此問似欠分別

大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个道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事說个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个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示人至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出處推上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動如此節節推上去亦自見得總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皆自此出事事物皆有此个道理元無虧欠也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公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近世諸公知濂溪者甚淺如呂氏童蒙訓稱其用意高遠夫

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終始首尾意而為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哉

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後明

問通書多說幾大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

問誠無為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說這道理

通書文雖高簡而躰實淵懋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个省力處問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此語孟便較分曉精深結構得

語孟說得較闊 並朱子語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錄外集第一卷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錄外集第一

程顥 明道先生純公

字伯淳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羽 太宗朝以
輔翼功顯賜第京師今為河南人踰冠中 嘉祐二年
進士第調鄆縣簿再調上元簿就移澤州晉城令改著
佐尋以呂公著薦授 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權發遣
京西提刑改鎮寧僉判監西京竹木務改太常丞改奉
議郎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稅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
丞未行卒 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 嘉
定二年賜諡 淳祐初封河南伯

明道元年始生神氣秀爽異於諸兒未能言其母侯氏抱之
不覺斂膝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隨其所指而往

果得斂人皆驚異數歲即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曰
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一二三群居序
序中如老成人

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
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
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
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
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
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嘉祐三年也

鄆令以先生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
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證佐難決先生問其人
曰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

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
下此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
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
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
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
法也

在蜀賦詩云雲淡風輕日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
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上蔡云看他胷中真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學者須是曾
懷擺脫得開始得

當路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

當問所欲

嘉祐八年再主江寧上元簿為令畫法均田稅攝邑盛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此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匱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在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願

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豈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豈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仁宗登遐官吏成服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治平四年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疾

昔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者
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
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
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
人矣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
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
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
少之弗革者也

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相訴為難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
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
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速為精兵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
疑請辨於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其年其
月日某人抱氏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
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二翁乎老父驚

服
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龜
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熙寧二年呂申公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
先生名召對從容訪問每對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
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廷中中人相
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室然
求賢育才為先上嘗使推擇人材所薦數十人以父喪
弟張載暨弟願為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勿輕

下士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

上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為得

御史體

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上縱言及

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少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

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

居職數月其章疏尤係教化之本則論正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

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覆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論正學厲賢略曰君道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達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官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以成德業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明德又擇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則益明矣論養賢略曰先王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今天下之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

能高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資凡公論
推薦及岩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就
官凡有政治委之詳定典禮使之討論經書得以奏陳治
亂得以講究也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相與接陛下特
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能察以累歲然後使賢者就位
能者任職無施之不稱也

朱子云王霸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霸至此無餘蘊矣

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
因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止壁言難也先生曰
此人之學如屋後來逐不附已者而獨不及於先生且
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人也

荆公初議改法政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

疏入輒削冀常曰揚已於衆吾所不為

三年時言新法者皆得罪而先生以言不行求補外獨差
充京西提刑辭不受改授澶州判官乃止

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
甫以爲俗孝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
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
堯夫舜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一監察御史面折介甫
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然去
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
之敵俟其勢又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
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聞見錄

又云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嘗時介甫欲去以故事上謂下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與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緣張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由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聽用從此黨分矣華老以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

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遺言

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素清寡儉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為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八年十月彗星求言先生論朝政甚切上欲召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扶溝地旱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

飽食遺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與設李松
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
之廢興係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為徒
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元豐二年諸賢修襍洛園先生席上賦詩末云未須愁日暮

天際是輕陰龜山嘆其溫柔忠厚聞之者自然感動

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之呂

申公既曰顯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議論又益疏其

在言路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

人詣府及司農巧留者千數得監汝州稅

八年二月神宗升遐會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

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公既赦

朝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

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若別者使自變

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二公果

並相以宗丞召先生未行而卒

或問先生於留鄭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

先生云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皆各言觀易須識

時然後見逐交之間嘗包函數意聖人嘗取其重者為之

辭亦有於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

且言其時不及其交之材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

繫辭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尹焞語錄

云吾學難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公家體貼出來

又云公習字時甚敬非是學字好只此是學

晦庵銘之曰握管濡毫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
意則兼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秋日成詩曰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經萬物靜觀
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
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

上蔡云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

胡文定云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
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
明道却是如此 元豐中有 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
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 一詩皆載文集

意直是着着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
放過一步

上蔡云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便游玩味吟哦
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評
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吳忠肅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 幾叟云兼公沈諸梁問孔

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
乎子路之不對也 元豐乙丑夏予為禮部貢院官適與

范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

范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
生長東南未始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實

陋自媿 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生
了三月

謝顯道曰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張九成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

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
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
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
語

文潞公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第願序
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

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者
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
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世端闢邪說
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
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
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山可夷谷可遷明道之名則亘萬古
而長存也

朱子曰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
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隨其
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強爭彼知
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哉

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

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汎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能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

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伊川云明道之葬門人朋友爲文以述其道學者甚衆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劉立之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先生傑然自立于千歲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

范相禹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

人千有餘歲發其闕鑿之暗堂身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
終真學者之師也

朱光庭曰先生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
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
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
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
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
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
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曾中天下之事雖萬
變交於前而濁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
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蓋
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

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
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埃控帶
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
所有不試其萬一

游酢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躰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
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隕然厚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
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
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
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

先生姿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
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
接物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

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
言蓋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
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則而行有常

其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
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
者誠服覲德者心醉

呂大臨曰先生有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
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
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
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
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溢見于聲容然

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艱危
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
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
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察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
不屑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
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公問以臨民曰使人各輸其
情又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
游酢曰先生氣爽清越洒然如在塵外且不能勞苦又遇事
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
也

康節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海叔之言簡當若實之言
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
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朱熹贊曰揚休山立王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
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又曰明道答橫渠定性書直是條理不亂

定性書此篇大綱只在廣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
定性書自胷中寫出云云問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
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問曰廣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曰這是說已成處

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亦有重出
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

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再見濂溪當時
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姿高見得易如
何便明得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
个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為不可做
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
或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
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恁地狼狽又問
若二程出來擔負莫復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
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
是植齋故塊然自守底人並朱子語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第二

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之三

程頤 伊川先生正公

字正叔明道之弟舉進士 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
復試呂申公判大學請為大學正固辭 元豐八年授
汝州團練推官西監教 元祐初除祕省校書郎 召
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八月兼判登聞鼓院二年
八月以孔文仲言差管勾西監上奏乞歸五年正月丁
父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監再辭以董敦逸
言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九年 上初親政申祕閣西
監之命再辭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十一月編管
涪州三年正月 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
郎任便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西監 建中靖國

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宗寧二年四月有言其習書毀朝政。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遂徙居龍門之南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嘉定八年賜諡。淳祐初封伊川伯。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溪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

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熙寧間近臣屢薦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出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

溫公與申公同薦章曰竊見河南處士程某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也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

士類裨益風化

諫官朱光庭又言願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
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
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
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 又言願究先王之蘊達
當出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
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搏
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願之賢擢放未必能過之願
之道則有擢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
思力行非一日之精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
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願以言乎道
則賁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問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

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
以言乎才則明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揔是以聖人之道
至此而傳况當 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
不盛哉

元祐初元召至京師除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
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王巖叟奏云伏見程公孝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
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 陛下復起願而用之願
趨召以來待 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嚮風以觀
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 陛下
此舉係天下之心臣願 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
處之方而使賢得爲 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願

一人而已四海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又奏云伏聞 聖恩特除順京官仍與校書郎足見 陛
下復禮高賢然臣願 陛下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
之要 陛下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
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
新聖聽此臣所以進願非為願也欲成 陛下之美耳
陛下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媿 陛下與之
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召對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 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
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
薰陶德性其二請 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重厚之
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

臣十人使伺 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
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宮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
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又曰昔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
用願聽其辭 皇太后先而除說書既而命下除宗政

殿說書毋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
導少主不宜踈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
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同孫覺願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制先生所定大槩
以為孝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孝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
專委任勵行檢 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者數十條

上疏 一 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是輔養 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 聖德今間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 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 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 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 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

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 上心皆不報差兼判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揚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 祖宗欲優其禮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為講官 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有苟祿也然後世道孝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 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宗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 旨修展近英閣

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迹英則臣所請遠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瞻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亦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

經筵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

論議褒貶所顧避曰是同朝之士有以文名世者疾之如讎

蘇軾奏狀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吊喪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頤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食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忘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左袒於是范滂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彥博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麩糲逐輪

食會此皆用肉食矣 元祐初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
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家且蔬饌子瞻
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揆輩銜之遂立敵矣是
後蔬饌亦不行 又語錄云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
于伊川進退人材一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譏之
一日赴講會 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 上
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 二聖臨朝 上不御殿
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
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久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
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適議
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
魁請放還田里以元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滿載所誘論事皆
載意 又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受文
仲所論宋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仇直補然
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
情極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皆
刪之失其實矣 又范太史家傳云 元祐九年奏曰伏
見元祐之初 陛下召願對便殿自布衣除謫書天下之
士皆謂得人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終及歲餘即以人言罷
之願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願相知
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 聖聰也
願在經筵切於 陛下進李故其講說語常繁多章義之
人一日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闕防未習 朝廷事修而言

者謂願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
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
官王岩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願之經行故不知者指
以爲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皆足以輔導
聖孝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也臣久欲爲願一言
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每思
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若復召之勸講必有補聖明意
雖在外終無所憾矣

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議中以其不靖令只
與西監願初在經筵歸在附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
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一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爲
蜀黨所擠蘇軾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請願申入其

說故願不復得召

再辭西監之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
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尋擊去官 哲宗初

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
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
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
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
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
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

賈浩注周易與門弟子講李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復通直及判西監之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鑿計既而供職
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
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
後唯吾所欲爾

言者論先生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
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遷致出身以來文字其
所著書令監司覈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公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
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体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
吾明也

崇寧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二十歲浸盛四十五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
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
恥

易傳成書已久李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
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
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孝者觀
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
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專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蓋其潛
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大觀初九月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孝正今日要用生

生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先生歿
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与先生
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既沒昔之明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
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
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
季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綫帖
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一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
明道幼時名次曰魁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於童穉中
矣

楊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出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
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
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益孝者乃更平易蓋
其孝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
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
日事矣

韓維與二先生善屈致于穎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
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声叱之曰汝輩從長者
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
第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持
國乃往造焉久留穎川韓公晚伴食躄貌加敬一日韓密

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當有黃金藥椀一
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
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願與
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謂其
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緡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
川曰勿為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
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
也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眾矣公為國多恐公不能周
也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
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在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某
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少人皆親近伊川嚴道人不敢言
也

先生嘗說公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亦旋修改期以七十
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明道日負於初心信
然公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期之以十年
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
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
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
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守
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
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
補耳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丑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聽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贖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為不受曰渠是時已與公不相知豈可受

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果不得已

尹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夜所論雜說呈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日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心觀此若不得願心只是記得他意燁自此不敢復讀

朱子曰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與南方孝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孝者久從孝于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歟且只是指與他个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煦若失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先生常服質袍高帽簷劣半寸一云帽插八寸簷半寸四直繫後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

紹興間胡安國言程公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孝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

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言其論
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
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
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
中庸之義不明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
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
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宜師孔孟此亦至論
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惟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
可孝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出資
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孝者蹈中庸師孔孟
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孝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尹焞曰先生之孝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

常師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循小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
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
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
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又曰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良佐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声色指頤而集矣
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
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
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
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
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
價平則鹽易渡人必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

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
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
熙豐復 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
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
槩矣

朱熹書易傳後曰易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之象文
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
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且其故相反哉俗之
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
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
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中正仁義之
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

伊川之書而已

又曰易傳義理精字数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指合
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
嘗有一句不着實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耕
獲不菑畚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
獲不菑而菑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体用一源顯微
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李延平延平曰尹說固好然
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

此話

向見敬夫及伯恭皆今學者專讀程易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

問程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程易難清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此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

處

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

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小雅以後極好

程先生詩傳取義大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今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着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

又曰二程之孝以兼孝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

遺書後曰此書二程門人記其所見聞問答也讀是書者

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
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矣
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映曰自是他見得容易
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自無
許多事伊川說活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
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是
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並朱子

也

胡宏曰一程倡父絕之孝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也

子開揚墨

張子曰二先生所以教孝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
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
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

又曰二先生書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又
曰伊川之言看得以平易而研窮其味無斁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
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
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孝
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下七曾問顏子在陋巷

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旣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向何處討方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數千載乃始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秦漢以下直是說夢這個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是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語

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說錄湊起衆說此段所夫方始渾全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此理方說得透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孟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及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核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

段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今之想像大程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天姿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二程橫渠橫渠最親切二程規模廣大

程先生姿稟高潔淨木大段用工夫橫渠姿稟有夾雜偏駁處故大段用工夫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達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資思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又看方好故非以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攻去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九章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

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着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程曰規真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並朱子語

皇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三

皇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四

張載 橫渠先生明公

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 嘉祐二年登進士第
爲邠州法遷丹州雲岩縣令除渭州僉判 熙寧二年
冬被召除崇文校書明年移疾歸十年春復召還同知
太常禮院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卒年五十八

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 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
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
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
愛之猶未以爲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 嘉
祐初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李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
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溥如也

呂與叔作行狀一作盡弃其孝孝焉尹焞言之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孝於願兄弟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尚存幾於無忌憚矣
尹焞云先生昔在京座虎皮說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先生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一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在雲岩政先敦本善俗知京兆王公樂道延致郡李先生教人以德語孝者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聞法語亦多從之者

神宗即位二年呂晦叔薦之曰張某孝有本原西方之孝者皆宗之上即命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

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

命校書崇文辭復按獄浙東或曰張公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獻囚此何傷獄成還第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

歸居于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

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

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孝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耳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推先生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皆有志未就公去朝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為賢人而不為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

尊禮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為難公持論不變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論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孝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曰某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

卒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溫公溫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孫貴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

則宜諱矣然魯子階曰賤不諱貴幼不諱長禮也唯天子
稱天以諱之諸侯相諱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諱其師乎孔
子沒哀公諱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諱也今諸君欲諱子厚
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
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明道詩哭之曰歎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
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季求千古名聯隸夢二年零落
去山丘寢門動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游
朱晦翁贊之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羣比一變至道精
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先生言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義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
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豈肯但

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子
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只略言之死之事
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一程從十四歲時便
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知
顏子然恐未如顏之無我

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答曰此非難
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朱子云橫渠此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
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

又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朱曰此說其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
孝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
欲擺脫亦被它自來相尋

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
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
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
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
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孝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
是進

朱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
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
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是為
有益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朱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
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
長同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
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孝者常喚令此
心不死則日有進

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孝為萬世開太平
朱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
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
生以道自任之意

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孝者最善使孝者先有所据守子厚

高才其孝更先從雜博中來
伊川曰子厚謹嚴慈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上蔡云橫渠嘗言吾才五年孝个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
是有多少病在

又云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意謂世人汗
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人就上而做工夫然其門人
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
扎相似更沒滋味逐生厭倦故其孝無傳之者

明道嘗與橫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某
人於此處講此事

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吾思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
端不若止曰東西銘

明道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
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
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
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孝者所未到伊川語

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孝者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
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
也

訂頑心便達天德

問西銘如何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
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
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
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
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
伊川荅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
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
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
間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私
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

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
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伊川荅先生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
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
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月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
者如揣料於物然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
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
終未之得益斯銘之作故為孝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
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
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
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一而推理以止私勝之

親
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答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
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
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而
蔽之矣蓋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
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
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
等而不措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
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商可

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幼
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
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無稱
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一書蓋欲發
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
朱曰熹既為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
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
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之許也 龜山語錄有
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
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
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二
矣曰則不當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也

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後足不可以納冠蓋即射而言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含有歸趣大非荅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欤因復表而出之以明荅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九天下之男皆乾之氣九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個氣下並朱子語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

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

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貌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西銘有个劈下來底道理有个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夫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橫看後來見得

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
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
心推之至於疲癯殘疾皆如兄弟顛連而無告乃始盡故
以敬親之心不敢閤室不媿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
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橫渠六
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
仁事親底道理更說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
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
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
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故天
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
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善
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我
當勞而不怨或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
之意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帥
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
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
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
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
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
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
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吾其體吾其性有我
去承當之理

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一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其
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
事天耳一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失
處若天道純然則無失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
問無逃而待身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
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
聽受之

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
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問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曰西銘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為
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
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

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
民為同胞物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
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
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
者也又以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
聖曰賢曰顯達而無告則於其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
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
自然古今不易之理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
以強此而弱彼也

問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
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
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以為充得盡時便

是聖人恐非專為孝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為仁分殊為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個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那當做處

西銘理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 並朱語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上蔡語錄

問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由靈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本只是一个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躰而不雜乎四者而言曰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四時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這個便是那太虛

只是復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其當然之處 朱子語

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便是圓圈裏陰陽靜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

論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正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今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

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
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
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
有未安等語然可見矣

又曰虛是說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
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

問說太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馬
紛紛不足謂之太和却說倒了曰彼以太和狀道體與發
而中節之和何異

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
曰他見得差

正蒙卷之五盡萬物之理

熹自十四歲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
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
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
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云

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心
得之乃是致曲

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橫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工要當如此也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並朱子語

張戩

字大其橫渠之弟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簿移鳳翔普
潤縣令改知懷安軍金堂縣轉太博 熙寧二年為御
史裏行明年出知公安縣改夏縣監鳳翔司竹監九年
卒年四十七

知金堂誠心愛人既去而人思之

熙寧初以御史召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

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

當自朝廷始

王安石變法公上疏論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
不報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

韓絳代陳升之領條例司公言絳左右徇從王安石

黨遂參政極李定諂倂自幕官權臺職 陛下惟安石是
信今輔以絳之說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繼繼其來若藥
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又言呂惠卿刻薄辨急假經
術以文飾姦言貽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十
數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
之使方授臣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詣中書爭之聲色俱
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公曰某之狂直宜
為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
日錄云公為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
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公怒曰參政笑戰戰亦笑參政
所為事以宣惟戰笑天下誰不笑之者
嘗與介甫爭辨因舉經語為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會讀書

却會讀書公不能答伊川曰却不向道只這個便是不會
讀書遺書

公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
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
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
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
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
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

橫渠嘗語人曰吾第德性之美吾有所不知其不自檢而勇
於不屈在孔明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

伊川云天祺有自然德氣似不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
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

言行外四卷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之五

邵雍 康節先生

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三十歲來遊于洛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 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 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特賜諡

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

少時自^少才憤慨有大志既孝力慕高學言先^言事^事
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所觀於天地之運化
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
在洛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
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
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
之廬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
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
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先生之孝得之於李挺之
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淳一不
雜汪洋浩大其所自得者多矣
覃思於易夜不設席日不再食三年而孝以大成大名王

天悅現偉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
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本捨其學而學焉於書
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
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為之序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
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日則焚香獨
坐晡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
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
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
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
遇主人喜言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反

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
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
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
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
務者不能及也

與富文忠早相知富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棨大卿曰為我問
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
居之志田為先生言先生不答以詩謝之曰相招多謝不
相遺將謂曾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
為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
病夫無以繫安危富終不相忘乃因明堂拾遺赦詔天下
舉遺逸富意謂河南必以先生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

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爾遂以福建黃景應詔富不樂奉
已舉遺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以先生應詔潞川為常
秩皆先除試將作監簿先生與秩皆不起富時已丁憂去
位矣 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皆薦先生
時歐公參政素重秩故潁州再薦秩先生除秘書省校書
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
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
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為直主且放巢由作老
臣六十病夫宜踞分監司無用苦開陳秩以職官起時王
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
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 帝深薄之
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為人矣

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鄉相不易也温公衣衾記作深
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
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先生曰先生可衣此乎先生曰公
為今人當服今人之衣温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
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
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
劾而去何益

嘗過士友家書臥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題詩其上云遂令
高卧人歌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
司馬温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

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處厚之
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慕耻欲行一事必曰無君不
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先生天津隱居相邇富
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曰公冬夏不出春秋時問過親
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富謝客戒子曰先生來
不以時見先生一日過之富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
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
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
雨夜深歸富嘗令一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先生論
天下事富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為起徐指二蒼頭
戲富曰忘却拄杖

不為他人做了鬱，何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
嘉祐建儲耳富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
之富一日有憂色先生問之富曰先生度公之憂安在先
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鄉參政惠鄉凶暴過安石乎富曰
然先生曰公無憂安石惠鄉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
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鄉果叛安石富謂先生曰
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溫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
顯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
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
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富未往先生因見富謂曰聞上
欲用裴尊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不先
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

乃不可乎富驚曰某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李修養
先生曰不能孝人胡走亂走也

熙寧癸丑王首龍仲賢魏公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魏送行
詩顏體大書極奇偉先生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
李書妨孝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孝人飲酒與
今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之交遊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友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
有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惟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
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
大風大雨大暑大寒會有四不起公會葬會生會醺會每
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
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

也。雖聞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先生以至誠爲之
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先生所居安樂窩以待其來謂
之行窩故其沒鄉人挽詩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
十一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
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
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學務變更天下自此多
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
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鸚鵡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
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
初其言乃驗

謂

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而

肆一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

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溫公曰雍欲
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
耳張橫渠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先生
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
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
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孝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
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
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生
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

死于太... 月... 四十六... 七歲... 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

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辯惑

明道言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譁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也他疾甚革願往視之因警豆曰堯夫平生所事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於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

只得依你說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

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公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享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孝者不必孝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孝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益于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孝有大志父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孝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

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之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
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
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云云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
固所守曰節

按晁以道集叔弼後謂以道曰棊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
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棊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我曰
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棊既至洛求教先
生特為棊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指送猶曰足下其
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棊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
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
也後二十年棊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論議乃恍然周省
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
也

張嶠述其行略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
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
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
躰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
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
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
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
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
豐天不收道哲人之凶云云

晦庵贊其書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霧怒覽无際

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間中今古醉裏乾坤

二程侍太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道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願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于伊川伊川荅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二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嘗一字及數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先生與章同會章議論縱橫不知敬先生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說乃是知花之下也章慙服嘿然趙因謂章從先生孝章從先生游欲傳數孝先生謂章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孝蓋不之許也

上蔡云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或問邵所享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

信一始華也
元總兒
如孝楊兒

敢做大致聖人門下孝上達事不施工所以差却堯夫
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毫
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
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數傳與某兄弟
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孝須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孝於李挺
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拜欲孝堯夫亦必
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
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
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
問明道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者如此
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孝先君略為開其端倪和叔接
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孝未有許多言語且

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孝此和叔留別詩有圮下每慙呼孺
子床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此諾葛亮願
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材業尤須惜慎勿輕為西晉
風

上蔡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孝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程曰顛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或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朱子曰便是他有些子

這個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常說老子得易之體

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程子謂其不雜以今觀

之亦恐未然

程曰堯夫放曠

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

朱子曰程子稱之言看得四通八達

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蒲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孝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此四者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等事便與堯舜三代一

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入道來並程語

朱子曰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問它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朱曰也是見得眼前這一个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

些子若不然却淺陋了
康節心曾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曰他是甚麼樣工夫下並朱子語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為人如何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它曾襟中有這个幸能包括宇宙如何古人士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

侍个甚後敢如此因請其詩云日月星辰音照耀皇帝
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言康節為人須極會處置事為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
置得別蓋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
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為它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
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
之必見其灯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
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此

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不有
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康節甚喜子房以為
子房善處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躰孟子為得易之用合
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

康節詩盡好看問舊見無垢引心贊云即然心鏡如無倫盡

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

如何三足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宋內翰子發作也

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

實真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个而消息盈

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

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熹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

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

先生論其詩云施為欲作千鈞磨礱當如百鍊金問千鈞

磨礱何曰只是不安發如子房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

者便須百碎

問邵詩云須探月窟方知物未隳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之

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說陰陽否荅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生人陰生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或誦其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着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嘿然問康節男子吟曰詩乃是說他先天圖數之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

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如其一以為五行而遂自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周子從理處觀邵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故外他邊生者即是陰極陽根陰這個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不知其然否曰也不

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物。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便有些甚。不甚依他當初說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箇大極。下面有個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先天圖。一日有一個恁地道理。一月有一個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道理。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三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

而人物之生死。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

先天圖傳自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

邵子天地定位。不泰。厥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以圖之義。

此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已有只是秘而不傳。

皆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為化生乎。心何也。曰。其中間

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一陰。三十一陽。便是兩儀。十六

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

應地之方。這是見它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凶。正卦出四角

似那云云意思。

問邵之學似揚雄如何。曰。數言。

喜看康節見了都看另。氏不得它說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人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以三爲數皆與用了他也只是見得一箇籠底道理後人便都無人識

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六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四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九所以準八十四爻無非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州是加倍之法

康節其初想只是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

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是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者也

問康節數孝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藥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孝本於明理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它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

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一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个姤卦來蓋緣它於起處推將來至交處看得分曉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

問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東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看人謂此便見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伊川之學於大體瑩徹而小節目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粹

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

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若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問程子所謂易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言都不曾去問他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它也從一陰一陽起頭它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它說這易將那元亨利正全靠著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大密了易中只有个奇偶之數是自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著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孝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

須要先揲著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

王天悅嘗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大陰少陽少陰太剛大柔少剛少柔今人推它數不行亦是無它曾中所見

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來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它只以數推得是如此它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至戌

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
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
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
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雪皆是相
配

邵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邵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某花草便是詩又云其

邵之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

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
萬分

康節之學挾摘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

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

康節之學本於明理

因論其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个寬閑快活處人

皆害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拿擾

擾時他自在背處

莊子比康節見較高氣較豪康節又有規矩
或問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

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

精後日雨吾安能知耶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

間有術者遇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不

念則說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它說便着不

數者說不着

